
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交换小记

2016-03-31 15:16:54

去澳大利亚交换带来了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冬春季，因为南半球和我们的季节是反的。七月中下旬，当我刚刚结束复旦的期末考试，暑假还没过热乎的时候，就搭上了前往澳洲的航班去迎接7月20日的新学期开学。俗话说，小隐于野，中隐于市，大隐于朝。而在堪培拉几乎没太大区别，澳议会、市中心、山林湖畔，两两只隔二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（ANU）正坐落于这步行范围之内，深藏功与名，真是北可登高，东可买糕，南可上朝。西行三里，尚未走出学校。开学某课，听说我初来乍到，教授戏谑：

Welcome to this jungle. 我觉得jungle一词用得精妙，概括了堪培拉人少而草植鸟兽多的特点。初到堪培拉的第一印象便是飞鸟遍地，几乎多过人。据说头顶一撮黄的白鸚鵡可以在我国卖到几万人民币一只（听说而已，我不懂行），所以我可以经常看到几十万在地上走来走去。ANU背山面湖，环境十分优美。山上有个免费的植物园，更是喜爱动植物者的天堂，我没事会过去走走。第一次看到水龙时很惊喜，还以为是个稀罕玩意儿，远的近的各个角度一通特写，此公也不怕也不恼，只偶尔走两步，基本上任由我在边上瞎折腾。野兔子太警觉，总是在我察觉到它之前察觉到我，不等我掏出相机就只留下一个销魂的背影。袋鼠介于两者之间，大多数时候处于一种呆萌的状态，巧的时候也能目睹其速度形态：一次我走在山间道上，忽然听到由远及近一阵树叶摩擦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五六袋鼠从树丛里跳出来，一溜地穿过道路向山脚的方向飞窜而去，场景醉人。两分钟后天空开始飘雨，大概那几只是急着回家避雨。澳洲有个梗是“**Any living thing here may kill you**”，指的是野生生物的危险凶悍，幸好我去的时候是澳洲冬季，蛇都在冬眠。话说回来，多数时间还是要去上课的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排名的地方，就有不买账的主。据坊间流传，ANU有着和墨尔本大学互黑的光荣传统。金融数学教授讲完布朗（维纳）运动后补充了一则轶事：维纳（就是证了布朗运动存在性的著名学者）曾试图到墨大求个饭碗未果，后来他成为了MIT教授。又，恰逢当时新出了几个世界排名，排法有别，于是澳国立和墨大先后在官网上主张自己是澳洲最强，顺便给自己全校的学生发了邮件庆祝一下。笑过之余，ANU的实力确实是很强的。学术我不敢妄议，教学上我就自身体验来讲是非常钦佩的。我选择了四门课：金融数学、国际贸易、信息论和国际关系。教师从课件到讲授都非常下功夫，尽量讲得清晰和生动，顺便会给好些补充阅读的材料，乃至有把自己待发未发的论文拿出来的。澳洲的课程形式是讲座课和小课结合，每周大概会有1-2节的讲座课，由开课教授讲课程内容，此外每周有小课，由助教带领进行课程的补充学习，小课的形式比较多样，像理工科有上机实验的，也有带着刷题讲题的。讲座的时间是固定的，而小课分成若干班（每班20人左右），可以在开学初选定一个自己时间上方便的班，这样开学选课的时间安排上就比较有余地。课程强度不小，像那门金融数学内容太多了（主要是关于随机过程），500多页ppt不是定义就是定理，不过也会有小段子。硬啃下来，收获是很大的。也是因为课程的缘故，能够结识一些小伙伴，一个小组一起去图书馆讨论，完成一些团体任务。澳洲的小伙伴都很友好，而ANU还有不少国际学生，很多时候，可以说是在与世界各地的同学交流。当周末和短假来临，也要和小伙伴去周围的地方转一转，悉尼和墨尔本离我都不算太远。悉尼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美好城市，环境风光确实怡人（物价并不怡人）。住在CBD，景点大都在附近步行范围内，远一些也都有发达的水陆公共交通可到。CBD靠海，多的是海鸥，可以看见大片白色的海鸟低飞掠过港岸的人群。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是个艺术爱好者的好去处。在悉尼吃到了几顿非常满足的海鲜，印象深刻。澳大利亚的海鲜、果蔬之类都很干净新鲜，基本上做简单处理即可，不太会吃坏肚子。墨尔本的艺术气息似乎更浓于悉尼，有着优雅的老建筑、街头和广场上的艺人、大范围街区墙壁的涂鸦以及藏品丰富的维多利亚州立美术馆（可以看到毕加索、伦勃朗、丢勒等的画作）等。墨尔本CBD不临海而临河，白天吃喝购物，晚间沿河散步，看两岸灯火，也是惬意。在那里和回来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庆幸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去一个陌生的远方学习和生活，而澳洲也没有辜负我的期待。当我回想起ANU交换的时光，总会想起主图书馆边的大草坪上温暖的阳光。